

寛簡集光

新 小 說

宛 海 靈 光

商 務 书 印 館
印 譯

酬世文東指南

中華民國五年六月初版

是書採輯社會通用之文字及柬帖程式
共一二百餘種分慶祝 婚嫁 祀祭

謁敍 鑋贈 書牘 契約 簿據

等八類文字淺明便於居家經商交際往

來隨時檢查之用。

世界大事年表

自黃帝甲子
至民國三年

八角

中外度量衡幣比較表

自清乾隆元年
至民國十二年

五角

中外度量衡幣比較表

二百餘種
一元

中外度量衡幣比較表

自清乾隆元年
至民國十二年

一角

中外度量衡幣比較表

附錄電局地名章程
郵價及詩韻目錄

一角

中外度量衡幣比較表

重要都會商
埠無不具備

一角

中外度量衡幣比較表

載旅館舟車
遊覽娛樂等

一角

中外度量衡幣比較表

各景插圖有
三十九幅

四角

中外度量衡幣比較表

輪船鐵路郵電各項情形無不詳備

角半

分 售 處

商 務 印 書 分 館

總 發 行 所

上 海 業 務 印 書 館

印 刷 所

上 海 業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者

上 海 業 務 印 書 館

編 纂 者

閩 侯 林 紹

(每冊定價大洋貳角伍分)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寬 海 靈 光 一 冊）

北京天津保定奉天吉林長春龍江濟南
東昌太原開封洛陽西安南京杭州蘭谿
吳興安慶蕪湖蚌埠南昌袁州九江漢口
梧州雲南貴陽哈爾濱新嘉坡林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商務印書館發行

說部叢書

第一次集 第三集

百合計一百萬字
計一
亨利第六遺事
譯林
冰蘖餘生記
譯林
情
窩
二冊
一角八分
五角
二角五分

海天情孽
（以上各種業已出版）
一冊
六角
一角八分
五角
二角五分

香鉤情眼
大荒歸客記
真愛
戰場情話
譯林
奇女格露枝
戰場情話
傳
（以上六種不日發行）
此外尚有多種陸續出版

▲預約簡章

一自陰曆三月起月出二三冊年底出齊

一陰曆五月內預約三元五角

一陰曆八月內預約四元

一預約者將書價郵費（二十一省三角）寄交上海
本館當即按冊由郵局寄奉

說部叢書第三集
第七編

奇女格露枝小傳

林紓譯 一册 二角

陳家麟譯

格露枝者蘇格蘭伯爵之女公子也。伯爵懦怯無勇。爲人凌侮。致不保家聲。女郎秉性與乃父相反。深沈果斷。兒時已英氣逼人。及長。嫁貴族少年曰馬克倍司。雄姿英發。勇而善戰。以得英雌。內助卒取國中。辱王代之。書中敍戰事。每足羽翼正史。言情處。婀娜含剛健。尤極兒女英雄之概。原著者克拉克。十八世紀英國著名詩家也。

說部叢書第三集
第八編

大荒歸客記

趙尊嶽譯 梁禾青譯 二册 四角

是書本科學之原理。寫冒險之事業。而宗旨則結穴於愛國。觀此可以見文明國民之特性。可以知彼邦富強。決非倖致。篇中敍男女愛情。莊諧間作。敍黑奴之受苛待。尤爲沉痛悲涼。可驚可愕。事實既奇。譯筆亦廉悍俊邁。與之相副。全書分上下二冊。約七萬餘言。

冤海靈光

畏廬戲述

第一章

林先生曰。中國之聽訟。一去刑訊。則爲累滋。甚治獄。而不用刑。仁者。之政也。顧必得情。始無冤獄。試問欲得其情。將待罪人之自言耶。抑須偵探之力。歐西之偵探。多半具有學術。無待扇巧搆阱。但循聲以求迹。因迹而造微。試問中華。有是人耶。然歐西雖有其人。有時尙爲耳目所誤。矧中華審判之所。旣無祕密。之費足以驅使。智能之士。發覆探逆。於幽闇之地。對簿之時。一力求索證據。證實而據顯者。獄因以決。然亦有罪人不承而爰書已定者。此固憑諸律法而死者。終有煩言第較之三木之下。無待辯而屈服者。固已。

臻於文明之地。惟問中國此時果皆文明邪。問官之決獄。絮絮作老嫗語。推究及於細微。顧皆失當之間。愈推愈廓。至於不得涯岸而尙弗止。一事經數十推。至無可如何。乃決然曰。按律而情真罪當矣。乃罪人之抗辯。律師之指摘。尙自謂無隙可乘。而檢察官且瞠目不能答。不期其竟就於死刑也。平心而論。文明之決獄。流弊固至此而較諸。當日蠻野之時。縣庭之需索兩造。爲丁胥阜隸所魚肉。獄未直而家已傾者。相去遠矣。爲今日計。不用刑亦大佳事。但須推求偵探之學。用聰敏端直之人。探取真情。然後上執定律。下憑鐵證。庶幾其無冤獄矣。余非法律中人。且今日學法政者。在林滿林。在谷滿谷。一聞吾說。將捧腹大笑。以爲狂瞽。然此半新不舊之說。自謂亦無忤於新政。惟欲述當時之決獄。則不能不敍當。

時之刑訊。恐時流以吾書所言。將欲復其故步。故不能不先探吾胸臆。弁諸其端。俾讀者諒焉。

第二章

閩之建陽爲建寧之枝邑。咸豐季年。曾公國藩。蕩洪楊之餘孽於西江。赭黨遂逼而東竄。圍建寧。弗克。乃退屯於建陽。焚掠戕殺。全城爲墟。事平後。流亡漸歸。元氣亦漸復。江右莠民之無業者。遂蠭處其間。互相聯結。以客凌主。睚眥之憤。動即叢毆。行客噤懾。稱曰。江西幫。甚者剽刦行旅。廢亂郡中有司。無兵足以鋤暴。則謬爲撫慰。俾毋竊發其視。江西幫若驕子也。歷任長官。皆無敢與僑民忤。忤卽嘯引黨類。爲閩堂抗官之舉。官重考成。不復切勒。積習至今。未改。同治之季年。陸公象坤。以名進士。需次閩中。大府引爲幕僚。

以勞績遂攝篆建陽。公素有吏節。以寧化維物爲已任。民間疾苦。匪不洞徹。時微服出。調雜傭保。駟僧中。問訊款洽。時時出以鉤距之術。因之奸回無所避匿。識者比之趙廣漢焉。一日方便服輸獄。忽聞署外人聲騰沸。譁潰者可數百人。公屹不爲動。一司閹僕忽奔迅入。且行且躡。及堂階而履脫冠落矣。旣跋其履。且將其冠。咻咻然如被重病。稍定。始微語曰。江西幫至矣。公曰。江西幫何爲。對曰。呼冤。公曰。何冤。語未竟。衆已填門而進。一高碩之婦人。白衣被髮。力挽一中年人。且哭且號。同跽墀下。旁一白皙少年。按此中年人。悲不自勝。卽伏其後。公方駭顧。然萬聲已雜動。老瘠壯糾。衰人穢夫之屬。匪不攢集堂皇之上。肩駢趾錯。耳鬢相摩。囂喊之聲。庭柱爲震。吏胥發聲禁止。噪乃愈烈。公知不可遏抑。令具冠服。卽升。

堂皇廣集胥隸各執白梃立侍而聲仍間作公據案言曰爾輩將恣其閼裂與縣官抗撓邪抑有大冤未雪欲伸公忿而求憇耶否則助訟者欲覘兩造之勝負耶令甲自在縣官旣不枉法亦不恣兇爾。洶洶何爲者衆聲寂然此時階下婦人始顫聲呼枉公曰試言之婦曰吾夫前一夕畢命小婦適居外家兄子行娶累日弗歸昨日向晨夫兄始馳告駭奔歸視則尸僵久矣夫本有宿疾十餘年沈懨弗起意乘化歸盡初無意外之變昏憫痛楚中但咎生之弗辰詎知此賊深稔惡之夫兄復引手指後蹊之少年曰並此狼豎乃扼吭而殺之也天乎天乎家庭之變乃如是邪公曰爾何姓婦曰外氏尤夫氏巫也中年者曰青天聽之貢生冤也公曰勿促中未下狀然汝何名中年者曰貢生姓巫字伯亡弟字仲縣之下

訾人也。公命吏簿記之。遣吏傳呼曰。爾輩中孰與兩造有係屬者。留非親故。而聽鞠者退。卽未退。必勿譁。於是出者可百十人。間有耆老數輩。挾其餘人。自承爲巫氏親族。就中。有髯丈夫。年可六十。餘張手如箕。劍眉弩目。狀貌黧醜。卓立衆中。問之。則婦人之父。尤三也。公曰。爾爲婦族。且右列當公部署兩造。聲吻弗高。如作常談。觀者漸漸引去。弗類乍來之洶湧矣。公問婦人曰。爾嫁幾年矣。曰二十年。公曰。嫁時爲年幾許。曰十七。公曰。若夫之年長爾乎。曰年僅三十有六。公曰。爾夫死狀何若。曰傷也。夫久苦痘癰。憊幾十八年。久病不殊。今乃死於非命。公曰。死在何時。曰不知也。以狀度之。當在夜中。公曰。侵晨不足殺人耶。曰。夜黑謀便。公曰。安所據而言。曰。項際有勒痕。口鼻均帶血腥。且睪丸陷入小腹矣。語已。以首抵

地哭不止。公曰：此獄決爲爾。白之，但問何由知爲巫伯之謀。婦曰：病夫不出柴門，何由得仇？仇夫者，謀產耳。公曰：何據？婦人曰：倉卒及大喪，猶棟折而榱傾，而伯乃急急爭嗣續。自晨抵暮不已。吾惡其不恤死者，孀者而唯產之圖。夜中且殮，爭尙無已。心固疑之。及殮去尸衣，始見頸際之創，更褫下衣，則睪丸陷。試思氏出而家無人，則非伯父子圖吾夫。夫又死諸誰手耶？婦人語時至激越，且悲愴。公頗疑有導之者，卽曰：然則爾夫死狀，苟不因巫伯之爭立爾尙以爲被疾死耳。婦曰：然。公曰：設巫伯不急於爭立，則爾之冤淪九幽矣。婦曰：天道禍淫，是安能逃？伯之急於謀產，蓋鬼神陰奪其魄。啓吾疑而敗乃事。公曰：此特臨時圖度，而得平時尙未肆其逆謀。雖然，伯亦顚愚，果不急於爭立者，則爾或默不更聲，其罪婦人。

大呼曰。天乎。吾巾幘耳。寧能如黠男子之駕虛翼。僞不露聲。色授人以逆億之柄。今變出倫常。殺弟之人蒲伏堂下。官不之間。乃斷斲與一婦獨之人。反覆窮詰。詎吾夫之死不應鳴其冤邪。公曰。胡至此。雖然爾信巫伯爲殺夫之人。乃必及巫伯之子何也。婦曰。伯子利其季父之死。累入吾宮。探取病狀。爲異日受產之地。奸狡逾於其父。且殺弟祕事也。何能倩及他人。故決知加功者必爲其子。公曰。疑父及子固也。然病夫懼懼一人。取之有餘。安知必取助於其子。婦曰。吾夫死狀。頸上有勒痕。此事決非獨力所任。公曰。果二人乎。婦曰。決爲二人。公曰。然則爾夫絕命繩端。必二人分引之矣。且引者果爲繩乎。婦始曰。不知。繼曰。恐非繩所勒。公曰。吾知之。決爲帛婦。曰。帛耶。否。吾不之知。公曰。爾烏從知其非帛。當詣驗而。

定婦曰必令其父子同償吾夫公曰償固也特須得左驗而讞定然公陰察巫伯俯伏婦人之側聞已詰駁或感泣或悲歎狀似甚惋其死弟者卽呼曰巫伯爾試言之伯聞呼大悲頓首言曰貢生沈冤幸青天白之公曰且言爾之冤狀伯曰貢生固不肖然能忍於殺弟邪卽己身行逆何至以兇事謀及其子公曰若弟卽爲人所殺爾不急鳴冤乃圖立嗣何也伯曰天乎死者已矣斷無坐聽其絕胤先時固請其立生仲子已而弟婦弗允毀譽萬端始不得已請其於族中擇賢果謀其產胡賢之擇公曰吾究殺弟之兇不事謀立之末今先問爾知若弟畢命之時刻否伯曰雖不之知以時決之當在夜午公曰爾卽於夜中覺之耶曰否侵晨知之公曰爾胡爲猝有知覺伯曰弟婦久歸外家弟晨起必負暄於門外是

日弗出。意其沈頓。故入視之。公曰。室中無人。獨爾一人耶。伯曰。然。初訝渴睡。卽之已殞。始發聲而號。兒子聞號而奔赴。相與伏尸而哭。馳併趣尤氏。速弟婦來歸。卽弟婦亦但痛哭彌日。初不辨其死狀之慘。此時有人微語曰。父子兇瘤。乃自承其獄耶。公猝覺。視之寂然。復問伯曰。尤氏初尙無覺。後孰覺之。伯曰。方謀立嗣。未決。弟婦哭詆貢生謀產。利懷弟之死。貢生知不可以常理喻。則請於族中擇賢。自明心迹。弟婦於應立三十餘人中。匪當意者。必不得已。則請擇鄰嫗黃氏三歲之幼孫。於是族老均憤。力梗其議。弟婦抱戶而哭。創痕始發。諸弟婦之口。公曰。何時。伯曰。三更向盡矣。公沈吟久之。曰。爾家此時何狀。伯曰。創痕發。貢生驚悸亡魂。弟婦卽指定爲生父子謀殺。衆方研詰。而親翁尤丈將毆斃。生父子以償弟。

命。幸族衆力挽得脫。於是家具爲尤氏人搗毀。都盡倉中粟百斛悉空。遲明始議鳴官巫尤各以族衆擁衛至此。貢生家毀矣。公愀然曰。獄白後當另有處。唯若弟素與人無仇否。伯曰。果有仇者。生當爲弟雪冤。胡至爲弟婦控憇於臺下。公曰。然則奈何。伯曰。一身且不能煎滌。何知其餘。所賴秦鏡之懸。則存歿兩兩啣結。公曰。爾言良是。若之弟婦指實爲爾。將奈何。伯稽顙曰。此在青天之明。公曰。不得殺人之人。爾父子終無自脫之日。命呼少年。少年方跽伏。卽匍匐稍前。公曰。爾叔父之死。叔母謂爾父子謀斃。爾今仗何說。自白。對曰。叔父死狀甚怪。童生一不之知。立嗣之時。童生間執理抗辯。遂爾連坐。實出意表。公曰。惟無據。始弗承。果得左驗者。如何。少年曰。左驗安在。公曰。爾屢入若叔之室。偵取病狀。何也。少年曰。

阿父手足之情。問疾職也。公曰。爾叔之死。首覺者。卽爲爾父子事屬可疑。對曰。室空而戶陳。脫櫂鼠暴者。如何。果生父子圖害。胡不避匿。反宣暴以留疑竇。此兇人所不爲也。公喟然曰。爾父子終莫逃其責。今且付役人管約備。明日相驗。巫伯父子旣爲役人所引。且行。婦人大呼曰。彼父子殺人官不令之下獄。則亡夫之死。卽以從容了事矣。公曰。戶未及驗。又焉知卽巫伯殺之。爾退。俟明日聽審。於戶場卽呼尤。三曰倉卒未下狀。爾將爾女先歸。趣補狀來。尤三曰謀產之根株。卽謀命之實際。非令其父子論抵。此訟不易了也。公曰。謀產因也不能。卽指爲謀命之果。命案非得鐵據不易陷。人以死雖然。事未經官爾。何以遽毀其家。分其粟。若壻之命終有償者。巫伯之粟亦宜訊究。分者之爲何人。遂斥退尤三。留巫氏族。